



他想着心爱的姑娘，迎着风沙，悲怆地高唱着，漫步在黄土高坡……

铁沙
著

被
遗
弃
的

红
杏

铁沙 著

被遗弃的

红杏

张国强 著
 封面设计：张国强
 敦煌文艺出版社（甘肃）
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 400千字
 2007年9月第1版
 1-2 000
 ISBN 978-7-80287-891-1
 30.00元

【敦煌文艺出版社本社地址：甘肃兰州市南滨河路250号】
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遗弃的红杏 / 铁沙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7.9
ISBN 978 - 7 - 80587 - 891 - 1

I. 被… II. 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9026 号

书 名	被遗弃的红杏
作 者	铁沙 著
责任编辑	张国强
封面设计	一瓢设计·邱特聪
出版发行	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印 刷	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 / 32
印 张	14.25
字 数	400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~ 2 000
书 号	ISBN 978 - 7 - 80587 - 891 - 1
定 价	30.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献给不幸被抛弃的女婴，
为保障妇女和儿童权益而作。

——铁 沙

红杏从小不知道爹娘是谁。那还是 20 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，城里娃来苦水洼插队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红火了一阵子后，一个个都返城了。

不知哪个知青，把娃娃抛弃了。

这话说起来就长了……

一个冬天的上午，李家庄的社员们下地搞农田基本建设，村里一个外号叫二癞子的懒汉赖菖明没出工，他睡到太阳离山头一丈高的时候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实在躺不住了，他穿上那条补了又补、脏得不能再脏的棉裤，披上飞了花的烂棉袄，把破被往炕脚一踹，起身掀开锅盖。

锅里除了一点儿焦糊的锅巴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又掂了掂粮袋子，只有半袋子昨晚偷来的包谷棒，还没搓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弄熟又太费事，他不禁发了呆。

他突然想到，隔壁王嫂子家有个地窖，锁是样子货，一拉就开，偷几个萝卜充充饥也不错。

于是他趿拉着露脚指头的鞋，把破塑料片子苫的门拉开，鬼头鬼脑地向外望去。

令他兴奋的是，王嫂子家的门挂着锁，他偷眼向周围看了看，想爬上不高的墙头跳进王嫂子院里。不远处几个老汉和婆姨正在太阳底下说闲话，他赶紧把头缩了回来。

屋子里好像比外面还冷。昨晚没烧炕，薄薄的屋顶，裂缝的土墙好像都在透风，缸里的水结了冰。赖菖明上了炕，用被子裹了好一会



儿，还是冷得发抖。无奈他只好再从屋里出来，在小院里转了两圈，又朝周围看了看，确实没人，才赶紧返回屋拿了条烂板凳，上凳扶墙，正打算跳进王嫂院子里的时候，意外地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婴儿微弱的哭声。

赖菖明好奇地下了板凳，向发出哭声的方向走过去。

在王嫂子的猪圈外，一床厚厚的小棉被包裹着一个出生不久、脸蛋冻得紫红紫红的婴儿，旁边还放着一个小包袱。

二癞子打开包袱，里面放着一个奶瓶，几块尿布，一套小衣裳，还有小纸条、照片。

赖菖明上过几年学，打开纸条，见上面写着：

好心的大婶大娘，我向你们作揖磕头了，求你们收养我的闺女。我返城抱着孩子没脸见爹娘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小衣裳里有五十元钱，这点钱怎么也不能表达一个年轻母亲对孩子的爱，但实在拿不出更多的了……

二癞子咧嘴笑了，取出钱赶紧塞进怀里，看了看那张照片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多俊的小媳妇，多可爱的小丫头。”他顺手抱起孩子，返回四面透风、又冷又黑的茅舍。

赖菖明二十来岁，爹娘十年前去世，他是个流浪汉，在民间马戏班子、戏班子混过几年，因为怕苦又跑了回来。他邋里邋遢，胡子拉碴，衣裳半年都不洗，散发着酸臭味，谁见了都捂鼻子。由于又懒又穷，哪个姑娘也不愿嫁给他。

每当没饭吃的时候，他常常拿上祖传的二胡，挨门挨户乞讨。走累了，就席地而卧，把豁了口的碗往路边一搁，唱几句京剧、秦腔，拉一段二胡。

城里有好心人，看他落魄的样子可怜，给上一角两角，放上半块馍馍，倒也能混饱肚皮。天热的时候，他脱掉上衣，把裤脚卷到膝盖，挠挠身上的片片黑垢，从脏衣服里捉出一个又一个虱子，放在嘴里嘎嘣一咬，咬一个念叨一句：“驴日下的，咬爷爷，让你不得好死。”

是呀，进城要饭，有人给吃的，给花的，不管是出于怜悯也好，还

是出于瞧不起也好，他都不在乎，他在乎的是恶言恶语的奚落。

“哼！年轻的讨饭，真没出息。”

“指不定干了什么缺德事，没处躲藏，才跑到这里讨人恶心。”

“不值得心疼，智力低下，快走，别沾上晦气，跟着倒霉……”

每当听到这里，二癞子恨得牙根都痒痒了，真想上去给那些龟儿子们两巴掌，让他们知道知道他赖菖明也是个堂堂的男子汉，哪能这样任人欺负，没一点儿尊严！但到最后，他还是把紧握的拳头松开了，心想，别看你们这辈子人模狗样的，下辈子说不定也去讨饭，驴日下的！于是他狠劲拉起二胡，又唱开了。

由于有小孩子在身边，他要起饭来，比过去顺当多了。不但吃的不发愁了，没过两个月，竟破天荒地有了积蓄。二癞子喜滋滋的，便给这个丫头起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红杏。

自从抱孩子讨饭后，赖菖明再也不下地干活了。刚开始，他还隔十天半个月回家看看，后来一两个月也不回来。他在城郊找了孔破窑洞，在洞口挂块烂席片，常常在那里栖身，时间一晃就是一两年。

这一天，赖菖明领着小红杏从城里回来，隔壁王嫂子迎了上来。

“哎哟，我说大兄弟，这几个月没见你的身影，越发富态了，又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进城了。吃得比家里好，哪能不胖。我走后发生什么事情没有？”

“前几天，有个省里的女干部来村里到处问，谁捡了她的娃娃，要看一看呢。我们都摇头，谁知那不晓事理的狗娃子说你捡了，带着娃娃进城讨饭去了。那女干部足足等了一天，不知道你啥时候回来，只好走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赖菖明脑袋嗡的一声，好似被打了一闷棍，他寻思道：“哎呀呀，我的妈妈，娃的妈寻上来了，多亏晚回来了几天。如果看到红杏小脸整天脏兮兮的，拖着鼻涕和我讨饭，一定要骂我不是个东西，把她领走，摇钱树岂不飞了。不行，看来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让那女干部寻不着。”于是他问：

“她说啥时候再来没有？”



“说过些日子再来看看。”

赖菖明没有吭声。

“你看，这闺女长得多水灵，秀气的脸盘，大大的眼睛，真惹人喜爱。”王嫂子说，“我看呀，让她妈妈看一看才对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妈想娃呢。”

“不成。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她，热了，给她扇扇子；冷了，给她加衣裳；病了，送她去医院；哭了，给她买糖果。长这么大了，她娘想抢走，我可舍不得，这是我闺女，谁也不给。”

“你哪是伺候娃的人，看你给娃穿得多脏，不但衣裳破，鞋也是破的。”

“要饭花子，哪有好衣服穿。再说，穿上好衣裳咋讨饭。娶不上媳妇，我要抱个闺女为我养老送终呢。话说回来，这年头，婴儿扔在街头，有几个人要？没户口、没口粮、没布票，什么都没有，大家最多只是围着看一看，流几滴同情的眼泪，等着孤儿院收留。孤儿院资金那样紧张，巴不得少收两个。”赖菖明笑了笑又说。

“哎哟，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副菩萨心肠，莫不是太阳从西面出来了？”

“人总是要变的嘛，我就不能变好了？现在我与红杏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，决不能让人从我身边抢走她。”

“我说赖大爷呀，你也要为娃着想呀，将来娃要上学，不能总要饭。所以，你让娃她妈看看，兴许能给些钱，送娃上学呢。”

“不成，领走了咋办？如果娃她妈再来，你就说娃死了，让她死了这条心。”

“哪有那么快的事，你今天回来碰见村里的人没有？”

赖菖明脑袋没转过来，说：“碰上七八个。”

“你封了我的嘴，还能封住村里那么多人的嘴吗？”

“倒也是，还是远走高飞吧。老嫂子，我拿点东西就走，村里不能呆，别人问，你就说我去上海或广州，不回来了。”赖菖明边往屋里走边说。

此后，赖菖明几年没回来。

赖菖明带着红杏讨饭，扒火车、赶汽车，红杏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了。

赖菖明为她寻了一只儿童吹管，教给她几支曲子，还教她要演戏，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又唱又吹又要。

他们身旁放着一顶收钱用的破草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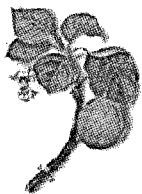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赚更多的钱，赖菖明每天让疲劳又瘦小的小红杏表演好几场。红杏身穿旧紧身衫，一会儿折腰，一会劈腿，一会儿翻跟头，一会儿爬梯子在上面表演，末了赖菖明还让她折腰后用双臂挽住双腿，然后将她的肚皮托起，让大家鼓掌，再绕场一周讨钱。

有一次，红杏因为太饿，单腿站立时没有力气将另一条腿直直地扳到腰旁，赖菖明为惩罚她，将她的两条腿使劲向身后一拧，和双臂捆到了一块儿，疼得红杏大汗淋漓，差点儿背过气去。此时，赖菖明一把揪住红杏的头发，上了自行车，边在场内骑车边说：“你们看我带小孩子多方便，用不着后座。”

在场的观众看到脸色苍白的红杏嘴唇都咬出了血，心中不忍，纷纷掏钱……

晚上，红杏因为腿筋扭了，疼得忍不住直哭，她下意识地用手拢拢头发，头发掉了一大把。而在一旁点票子的赖菖明脸上却乐成了一朵花。由于筋骨扭伤，红杏在凉炕上躺了十天，刚恢复，又随干爹到各地卖唱献艺去了。

这一天，赖菖明让小红杏上街买烧饼，走在路上，红杏看见许多小朋友背着书包，欢笑着从学校出来，她很羡慕。



“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新书包，还有漂亮的铅笔盒。”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。

“我妈妈给我买了蜡笔，你们看。”一个小女孩掏出了鲜艳的蜡笔。

“咱们的新书真好看，我爸爸说，只要我学习成绩好，每个月给我五元零花钱。”

“我妈妈说，我得一个五分，就给一元。”

“上学干什么？”在一旁走着的红杏忍不住问。

“我爸爸说，不上学没文化，长大没出息。”

“我妈妈说，没文化是睁眼睛，睁眼睛找不上好工作。”

“我爸爸说，盖大楼、建工厂，开火车、汽车、飞机，不管干啥事，没文化不成。”

“你多大了，也该上学了吧？”

“八岁。”

“你该上学了。我看你天天耍把戏，这咋成？”旁边一位家长说。

“孩子，你到上学年龄了，该上学了。”另一位家长说。

听到这里，红杏没再吭声，拎着烧饼，加快脚步，回到了破窑洞。

“干爹，我要上学。”红杏放下烧饼。

“女娃娃上啥学。”赖菖明说。

“好些女娃娃都上学了！”

“你上学要交学费、添衣裳、买书，那要好多好多钱，谁赚钱养活你。”赖菖明连骗带哄。

“我听人说，不识字，没文化，将来没出息。”

“那有啥，乡下好些女娃娃都没上学，下地挣工分，不也过得很好。”

“我不，我要上学。”红杏执拗地说。

“你要练功、演出，哪有时间上学，一上学，功夫就废了。”

“我可以利用清早、晚上练，放学后演出，哪能耽误。”

“那也不成，我们走街串巷不说，一会儿到这个城，一会儿进那个镇，没个固定的地方，你咋上？”

“不让上学，我就不要把戏，不和你出去赚钱，你一个人去！”

“小小年纪，还反了你不成！”

赖菖明揪住小红杏就是一耳光，红杏被打倒了。

倔犟的红杏从地上爬起来，用袖子抹了抹鼻子和嘴角的血。

“不让上学，我不练功了。”

“王八蛋！老子养你七八年，你敢不练！哪里冒出来这么多歪门邪道！”

说着，赖菖明一把拽过红杏，握住扫帚疙瘩，劈头盖脸打开了。

“看你还想不想上学，看你还想不想上学！”他边打边骂。

小红杏一声都不吭，默默地忍受着，眼泪吧嗒吧嗒地顺着脸颊滴到地上。

一直打到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赖菖明才歇手。

红杏病倒了，没有吃晚饭，悄悄地躺在炕上。所谓的炕，只是一个土台子，上面铺着麦草。

看着红杏昏昏欲睡、满脸通红的样子，赖菖明知道打重了，倒有点儿后悔。红杏不管咋样，毕竟是一棵摇钱树。没有她，自己可能连顿像样的饭都混不上。他摸摸红杏的头，滚烫滚烫的。

小丫头这样倔，已经是懂事的时候了，不能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于是他温和地说：

“这样吧！咱们买一套小学一年级的课本，我教你。咱们边认字边耍把戏好不好？”

红杏从来没有听干爹说过这样温暖的话，她惊讶地瞪着双眼问：“干爹，你能教吗？”

“能，我明天就给你买书。起来，这里有药，吃上一片，烧退了，还要练功，练功就像读书一样，一天也不能耽误。”

“干爹，只要能认字，干什么都行。”

“好了，吃完药，我给你做碗鸡蛋面片，趁热吃了，也该改善改善伙食了。”

毕竟是小孩子，红杏吃了药，又吃了鸡蛋面片，加上心情好，烧很快退了。第二天天未明，她又在干爹辅导下扳腿下腰、翻跟头，足足练



了三个小时，直到精疲力竭才吃早饭。

从这天开始，赖菖明开始教红杏读书识字。

红杏学得非常认真，用大半年时间，学完了一年级的课程。赖菖明又买来了二年级的课本，晚上，在烂窑洞点上小油灯，一点一点儿地教她，然后让她写呀写……

既要练功要把戏，又要刻苦学习，小红杏实在太累太乏了，没有同龄孩子玩耍和欢乐的时间。赖菖明带着她，从这个村镇走到那个村镇，从这个城市移到另一个城市。行李卷儿一放，就敲锣打鼓摆场子，常常累得小红杏直冒虚汗，头昏脑涨。

红杏十二岁那年，在一个镇上耍杂技踩杆时，不幸摔了下来。

踩杆是非常惊险的动作。赖菖明肩上扛着一根两米来高的竹竿做的梯子，用手扶着梯子下端。小红杏徒手爬到梯子上，在梯子上要做倒立、劈腿、折腰等动作，末了，要爬到梯子顶端，一条腿站在小平台上，另一条腿抬起来，伸展双臂，来个“金鸡独立”，然后用胳膊扳住抬起的腿，紧紧地贴在腰侧，将绷平脚背伸到头顶上面。因为这套动作不但技艺高超，而且惊险，所以很受欢迎，钱来得快。

由于头天晚上学功课睡得太晚，早上在干爹训斥下又起大早练功，加上平时营养不良，身子疲乏还有点儿头晕，所以扳腿时，红杏没有站稳，一头栽了下来……

镇上拾破烂的汉子刘启发，从废品收购站回来，看路边围了不少人，好奇心驱使他走过去，正好看见赖菖明和红杏要把戏，他眼睁睁地看着红杏从梯子上栽下来，禁不住“哎哟”叫了一声。

好心的他帮赖菖明找了几个大夫，但都没救醒红杏。

他想第二天找别的大夫再治，所以让赖菖明和红杏暂住在自己装废纸的窝棚里。

没有想到，当刘启发早上来窝棚探望时，赖菖明不见了，只有孩子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破床上。

三

启发的老伴春姑端着两碗馊饭过来了。

“娃他爹，你愣什么？”

“那要把戏的大人跑了，把摔坏的孩子撇在了这里。”

“这孩子一定不是他亲生的，要不哪能这样狠心。娃他爹，你看还有救吗？”

刘启发撩起红杏的衣衫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胸口。

“还有一丝气，就是不知伤到哪里了，再找大夫诊一诊，说不定有救。”

“救人要紧，快去找老谭，他是镇上最好的大夫，昨天找的医生都是半吊子，医术不行。”

“也是，咱们推上车，把娃送到谭大夫那里，让他好好检查检查，要不是昨天出诊一直没回来，早让他看了。”

春姑放下碗，夫妻俩立即把红杏抬上放垃圾的破铁车，裹上破被子，向谭大夫家赶去。

谭大夫认真号了脉，拿出火罐和银针，又拔又扎又捻。

“大夫，小姑娘的病严重吗？”

“多亏你们早送来，她的脉很弱，再晚半个时辰就没救了。”

“不会成植物人，不会留下残疾吧？”

“治治看。像你们说的，娃要把戏，从那么高的杆子上摔下来，腰腿没摔坏，真是奇迹。”

“我看她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。”刘启发说。

“要不是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，不摔死也要致残。”谭大夫说。

谭大夫治疗了足足三个小时，红杏微微睁开了眼。



春姑看红杏醒了,惊喜地说:“娃醒了,娃醒了!”

谭大夫抹了抹额上的汗水,舒心地笑了笑,拔出了几根足有两寸长的银针。

“醒了就好,醒了就好。”谭大夫说,“我开个方子,抓上药,好好调养,过半个月就会好的。”

“大夫,救了姑娘,我给你磕头。”刘启发忙跪下,“多少钱?”

“哎,别这样,你们也和这姑娘素不相识,是你们救了她,我尽点义务,也是应该的。你们夫妇在这一带捡破烂,又没有户口,日子过得挺艰难。把姑娘治好,你们高兴,我也高兴。”谭大夫扶起刘启发,“不要钱。”

“大夫,不瞒你说,我和春姑商量的,砸锅卖铁也要把这孩子收养下来。”启发说。

“我们都四十岁了,还没有孩子,原先收养过一个残疾儿,长到八岁,得肺病死了。没孩子,总感到寂寞,空闲的时候,我和老头子,他看着我,满脸皱纹;我看着他,老气横秋,一点劲儿都没有,我们多么希望有个孩子在身边。”

“你们的心肠真好,菩萨保佑。”谭大夫说,“这娃还小,又到了上学年龄,够你们辛苦的了。”

抓了药,启发夫妇日夜守候在红杏身边,又是熬药,又是喂饭,又是揉肩,又是搓胸,又是活动她的腿脚胳膊。昏暗的小油灯,映着启发夫妇花白的头发,映着红杏苍白的脸。

屋子里堆着一捆捆旧报纸、杂志、破铜烂铁、碎玻璃、啤酒瓶子。

半个月以后,红杏下炕了,春姑又搀扶着她到院子里晒太阳。

院子在垃圾场旁,是用废罐头盒子、碎砖烂坯和烂泥垒成的,上面拉了一道生锈的铁蒺藜,院墙边栽着几棵小杨树。

“大娘,真感谢你们救了我。”红杏懂事地说。

“孩子,我和老头子商量过了,等你病好了,送你回家。”春姑言不由衷地说。

“我没有爹娘。”

“领你要把戏的那个……”

“他是干爹，我自幼跟他讨饭、练功、耍把戏。听干爹说，我是他在猪圈旁捡的。”

“怪不得他的心那样狠，你摔坏后再也不管了。孩子，我们两口子没儿没女，给我们当闺女吧。”

红杏看了看启发夫妇，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看你的小包袱里还有课本，上学了吗？”

“没上，干爹闲的时候教我认字，都快把五年级的课本读完了。”

“唉，就怕在我们家把你耽误了。我不识字，那口子斗大的字也认不下两筐。”

“我们是捡破烂的，没有粮户，糊口都困难，认你当闺女，又怕苦了你。”

“要不试试看，咱们提上几斤点心、一条烟、两瓶酒让人家研究研究。”

红杏听着他们夫妻谈话，吃惊地抬起头，望着大伯大娘。

“孩子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进学堂。”

“我不去，你们没粮户，我也没粮户，连高价粮和菜都买不起，还要买点心买烟酒的。”红杏说。

“孩子，你都是我们的闺女了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明几个让你爹想想办法，能上学的。”

“到来福那儿借点钱。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他，他还说要看看咱闺女呢。”启发看了一眼婆姨。

正说着，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表兄在家吗？”

“来福来了，老伴，快去开门。”

启发媳妇忙去开门，把表弟迎了进来。

“哎呀，这么水灵的小姑娘，真是你们的福分。”

“正要找你求援呢，孩子可好学了，你看她写的字，一笔一画的，多招人喜欢，我们想送她上学，因为没户口，怕学校不收。”启发摸摸



头无奈地说。

“老头子想买点心、烟、酒送到镇上开个证明，让孩子上学，就是手头紧些，想向你借二十元钱。”

“没啥，没啥，买点心要粮票，买烟要烟票，买酒要酒票，我都有。”来福说着从兜里掏出钱和票，递到表哥手里。

“那就太感谢了。”启发说。

“谢啥呢，都是一家人。”来福说。

“表弟，有了这些，还不知拜哪座殿、哪个佛呢，你见识广，帮忙指点指点。”启发说。

“我领你去找管文教的柳局长，让他批个条子准成。没户口怎么了，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。我们不怎么识字，不能让孩子也不识字，我看给他买条烟就行。至于点心、酒，送给校长和教导主任，再买些糖果送给带班老师，这事能办成。”

“咱在这方面教训可深了。去年死的那个娃，腿瘸，也要上学来着，我和老伴几乎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，到哪个学校，都因为没有户口不收。有的门卫可势利眼了，看我是捡破烂的，穿得又脏又破，脸一沉，恨不得撵出门外，连门都不让进。”启发说。

“那时候我没来这里，要在淮帮忙。可惜那孩子了，要不是得了肺病，也不至于死得那样早。”

“唉，他整天跟我们翻垃圾。那一次，从医院垃圾箱中翻出几件烂衣裳，还有绷带、烂纸箱，他帮着分拣，分拣完，连手也没洗，拿上馍馍就吃，传染上了肺病，等到病重往医院送，已经晚了。更何况，咱没钱交押金，硬给耽误了……”讲到这里，春姑眼圈儿红了。

“是呀，捡破烂，掏垃圾，又脏又累，太辛苦了。”来福说。

“自从儿子死后，我和老伴坚持，饭前一定要洗手，红杏这孩子不但洗手还漱口。”启发说。

“话说回来，天天和垃圾打交道，老头子不知咋搞的，得了肺气肿，动不动咳嗽发烧，脸、腿浮肿。捡破烂的，哪有钱治，只好硬扛着。”

“是呀，瞧瞧你这屋里屋外，不是垃圾就是破烂，外面还是垃圾

场,一股臭味,啥细菌没有?你们穷得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,烂箱子还是包装板钉的。”

“这还不说,动不动说咱是盲流,民兵小分队来翻一翻,查一查,训斥一顿。每次咱都好说歹说,又是递烟又是倒茶,由于咱本分,没干违法的事,要不早被赶走了。”

“人家嫌咱脏,倒茶递烟还不要呢。”启发苦笑道。

“这是命里注定的,谁让俺俩相好,违背父母的意愿逃婚呢!”春姑说。